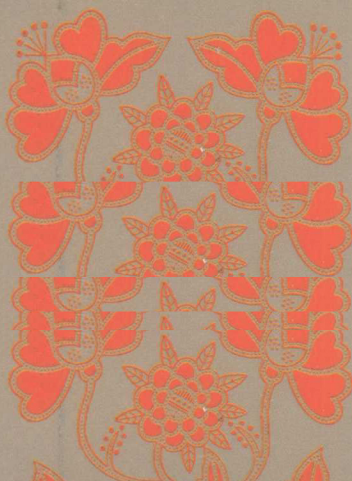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中国成立60周年
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

短篇小说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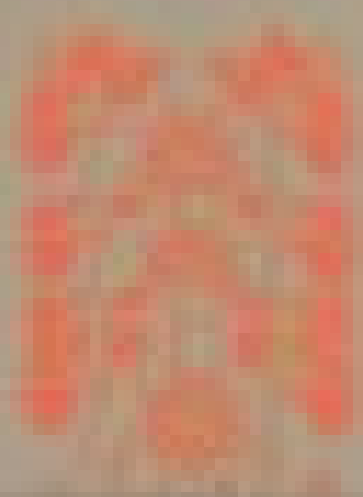
2

中国作家协会 编

作家出版社

新中國成立50周年
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

短篇小說卷



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叢書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新中国成立60周年
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

短篇小说卷



中国作家协会 编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. 短篇小说卷/中国作家协会编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 12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173 - 7

I. ①新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少数民族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当代 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9②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13541 号

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·短篇小说卷(4 册)

编者: 中国作家协会

责任编辑: 赵 莹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1620 千

印张: 126.5

版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173 - 7

总定价: 150.00 元 (全四册)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目 录

- 夜走红泥岭 / 京族 李英敏 / 著 / 482
- 人始终是可爱的 / 彝族 苏晓星 / 著 / 499
- 家·龙套 / 回族 韩统良 / 著 / 511
- 汪甲鱼 / 藏族 益希单增 / 著 / 519
- 刀朗青年 / 维吾尔族 祖尔东·萨比尔 / 著
梁学忠 / 译 / 534
- 花园里的风波 / 藏族 班 觉 / 著
藏族 洛 桑 / 译 / 557
- 如诉的琴声 / 哈萨克族 贾合甫·米尔扎汗 / 著
星 星 / 译 / 574
- 一张布告 / 满族 李惠文 / 著 / 582
- 酒的故事 / 维吾尔族 麦买提明·吾守尔 / 著 / 593
- 婚礼之夜 / 哈萨克族 乌拉孜汗·阿合麦托夫 / 著
李万翔 / 译 / 608
- 隘 口 / 回族 白 练 / 著 / 621



姆姥韦黄氏 / 壮族 韦一凡 / 著 / 628

退役军犬 / 土家族 李传锋 / 著 / 645

八角姻缘 / 瑶族 莫义明 / 著 / 659

蓝 雪 / 哈萨克族 朱玛拜·比拉勒 / 著

哈萨克族 叶尔克西 / 译 / 676

谁的过错 / 景颇族 岳 坚 / 著 / 679

“节日”回到布依寨 / 布依族 罗国凡 / 著 / 686

齐毛太 / 藏族 多杰才旦 / 著 / 697

兰 糟 / 畲族 雷德和 / 著 / 721

依姆琼琼 / 藏族 意西泽仁 / 著 / 730

骑 手 / 维吾尔族 卡哈尔·吉力里 / 著

回族 马德元 / 译 / 741

虔诚者的遗嘱 / 蒙古族 哈斯乌拉 / 著 / 755

船 家 / 苗族 吴雪恼 / 著 / 770

喀什噶尔的美女 / 维吾尔族 吐尔迪·萨木沙克 / 著

段石羽 王怀林 / 译 / 782

大雪歌 / 满族 那守箴 / 著 / 796

洁白的羽毛 / 蒙古族 乌雅泰 / 著 / 825

乡 恋 / 满族 王家男 / 著 / 835

燃烧的杜鹃花 / 纳西族 戈阿干 / 著 / 843

哦,我的伊席次仁 / 蒙古族 力格登 / 著

蒙古族 哈达奇·刚 / 译 / 856

陪 乐 / 满族 朱春雨 / 著 / 864

一 生 / 回族 沙叶新 / 著 / 883

猎人之路 / 鄂伦春族 敖长福 / 著 / 891

蓝 旗 / 回族 陈 村 / 著 / 899

地下爱情 / 满族 孙春平 / 著 / 928

有那样一排白杨 / 回族 吴季康 / 著 / 947

短篇
小说
卷



目
录



夜走红泥岭

京族 李英敏 / 著

夏夜，月落西山，繁星闪烁，巍峨的群山，浓密的森林，清清的流水，金黄的田野，都掩盖在夜幕中。

人烟稀少的山林并不寂寞，猫头鹰在噗噗地发笑，知更雀不知疲倦地歌唱，箭猪突然爆发一阵喊叫，受惊扰的黄獐大叫大喊地蹿着；觅食的山猪、野狸、豺狗到处闯荡，兔子、野猫、田鼠小心翼翼地行动，甚至伏在草丛和树枝上的小虫，也不放过它们演唱的权利。除非是暴风骤雨或者是虎啸狼嚎，这首山林交响乐是要夜夜演奏下去的。

山林间有条人走的道路，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，该说是条大路了。这本是山区老百姓的专用线，自从白崇禧发明了“焦土抗战”的绝招以后，唯一的公路被挖得碎尸万段，结果还是阻不住鬼子的坦克和骑兵，受害的却是群众，南来北往的客人，只好走这条山间小路了。

白天，这条山路虽说不上车水马龙，也算得上人来人往，挑担的、骑马的、踩自行车的、背着包袱的，好不热闹。可是一到晚上，却很少有人走了，连摆卖茶水粥饭的小路铺，也匆匆收摊回村，于是山路就忽然冷落平静下来。



一九三九年的一天夜里，这条路上，意外地走着几个人，不知背负着什么东西，在匆匆赶路，脚步杂乱而沉重。在那个年头，山林间的夜行者，不外是土匪、散兵游勇和走私者，他们就靠黑夜干那种见不得阳光的勾当。那么，这几个人到底是哪路人呢？且听听他们的说话吧。

一个老气横秋的声音：“喂，半边天，还有多少路呀？”

一个清脆的女高音：“照山里老乡说，还有三塘路。”

“不得了，山里人说路数，一塘少说也有两塘。”

一个浑厚的声音：“管他多少路，给我一斤米饭，再走十塘路也行。”

女高音笑了：“波牛，人家秀才怎么跟你比呀。”

一个温和而又亲切的声音：“秀才，累得够呛吧？要不要大个子分担点重量？”

“算了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考试，不能请托手呀。”

一个粗嗓子顶撞起来：“得了吧，第一次的事情还多着呢，第一次挨特务的拳头、第一次坐国民党的监狱、第一次……”

“程咬金，你的三板斧要看准目标再砍呀。”

几个人都笑了，笑声减轻了疲劳。

这是五个二十过去不久的青年，都是城里长大的学生哥。叫做半边天的，是个短头发的姑娘，真名林珊，是他们的向导；秀才是一个戴黑边眼镜、留长发、有点像颓废派诗人，大名罗四维；波牛是个浑身力气的大个子，名叫苏积福，是他们的殿后将军、收容队长；程咬金是个虎头虎脑的小家伙，才十九岁，爱说爱动爱吵架，学名张勇进；领队的大哥叫钟志，是五个人中的“老头子”，二十五岁了。

五个人最一致的是衣着和行装，每个人都是黑布唐装便服，脚穿草鞋，背着黄麻布缝制的大背包，一顶钢盔式小竹帽，这是当时热情抗日青年们中流行的“时装”，与众不同的是苏积福手里提着个大草袋，钟志提着个半新的小皮箱。

天气很闷热，他们走的这段山路，更是密不透风，加上沉重的



背包，弄得一个个汗流浹背、气喘如牛了。

罗四维边喘气边说：“哎，这么热，白天走不是更好吗？”

张勇进马上开炮：“你以为晚上走只是图凉快吗？”

罗四维出题考试了：“你说，到底为什么？”

张勇进认真地回答：“第一，为了安全，避免碰上坏蛋；第二，为了练好打游击的本领。老夫子，答案及格吧？”

罗四维摇头说：“打游击为什么偏在夜里，太罗曼蒂克了吧？”

张勇进驳斥说：“老夫子，我说你是歪嘴和尚念歪经。敌强我弱，黑夜是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武器，懂吗？”

罗四维哼了一声，退下火线了。

张勇进得意地哼起：“我们都是神枪手，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；我们都是飞行军，哪怕那山高水又深……”

钟志很有兴致地听着这些谈话和争论，对临时集中起来的伙伴，还不很了解。自然，夜间走路，说话唱歌都是禁止的，但他们还不是军人，连续三夜的行军，他们实在累得够呛，今晚又是进山区的最后一夜，要爬好几座大山，让大伙振奋振奋精神也好。

好不容易走上一座岭，吹来一阵凉快的山风，大伙精神振作得多了。

“大哥，歇会儿吧。”罗四维要求说。

钟志扫了周围一眼说：“好，就地休息。”

抽了一支烟，罗四维兴致来了，他问钟志说：“到延安的路好走吗？”

钟志深情地说：“好走也不好走！”

罗四维无限感慨地说：“要是跟你走，该多好呀，宝塔山、延河水、温暖的窑洞、抗大的歌声、马列学院的课堂，说不定还搞出点名堂来。”

张勇进打个横炮：“什么名堂？当抗日博士还是社会科学专家？”

罗四维这回例外地不还击，继续关切地问钟志：“党中央、毛主席对知识分子很重视吧？”

钟志兴奋地说：“当然。毛主席说过，‘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，



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’。”

这些话引起在场的人十分兴奋和激动，张勇进一拍胸膛说：“对极了！秀才，你的‘书生无用’的论调该收起来吧？”

钟志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，是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、全心全意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知识分子，不是那些读了几本书、自高自大、瞧不起工农、甚至骑在工农头上的精神贵族。”

几个人沉默不语，罗四维却另有所想地说：“老钟呀，你干吗还回到这人鬼不分的地方呢？”

钟志很干脆地说：“这是毛主席的期望，党和人民的需要嘛。”

罗四维意犹未尽地说：“你不留在延安，也该争取到八路军、新四军那里去。”

钟志笑问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罗四维说：“那里有抗日根据地，工农大众觉悟高，当兵或要笔杆都大有可为。”

钟志严肃认真地回答：“这里不是也有工农大众吗？没有抗日根据地，我们依靠工农大众创造出来。”

“也许我是悲观论者，”罗四维苦笑着说，“在这里，除了吃苦和受气外，还会有什么结果呢？”

“我反对你的论点！”林珊反驳说，“这些日子，我们不接触工农，在知识分子中兜圈子，相信‘一切通过统一战线，统一战线高于一切’的鬼话，瞧着国民党眼色做事，哪有不犯错误的？哪有不失败的？埋怨地方不好，工农大众落后，这像话吗？”

不爱说话的苏积福插话说：“是嘛，我最近学习了毛主席的《五四运动》和《青年运动的方向》，我觉得自己离开工农大众太远了。”

张勇进说：“严格地说，我们还不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。”

罗四维扶扶眼镜说：“真新鲜，共产党员还不是革命战士。”

张勇进寸步不让说：“共产党又不是保险公司，陈独秀、张国焘、王明又怎么样？你不改变，行吗？”

罗四维光火了：“我抗议对我的人格侮辱。”



林珊当了消防队：“好啦好啦，不要动肝火了，老罗，你不是检讨过自己脱离工农夸夸其谈吗？”

罗四维低头不吭气了。

远处天空有闪电，还传来隆隆的雷声，山风越吹越紧了。

林珊催促大伙说：“走吧，恐怕要下雨了。”

大伙紧张地背起背包，按照原来队列走起来。

钟志觉得这场争论太有意思了，比起在训练班中照本宣科的发言好得多。他在这五个人中，确是个大哥，参加党的时间早，初中毕业就走进社会，教员、店员、码头工人都干过。西安事变后，他向朋友借了点路费，闯过重重封锁线，到了陕北，当过红军战士，进了抗日军政大学，又主动要求回广西工作。北部湾战云密布时，县委决定在边远山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，并且把领导责任交给他，作为县委特派员，带领这支先遣队进山，为大批人马开路。

谁也没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经验，到边远山区，除了林珊比他们早个把月，其他的人都是第一次进山。除了钟志，又都是离开学校生活不太久的新党员，存在着知识分子的忽冷忽热、空谈高论、脱离实际又自高自大的毛病。虽然出发前，办过短期训练班，学习过毛主席的一些著作，大伙热情很高，决心很大，但结合实际，问题就冒出来了。靠这些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，可以说是很艰巨的。

好处是这些青年人，都有一颗火热的心，都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，国民党反动派的拳头、皮鞭、刀枪和看守所给他们上了好几课，把他们的一点幻想粉碎了，退路给堵死了，真到了逼上梁山的地步。

眼前的问题，是怎样使他们坚定不移地、自觉自愿地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。

翻过一座山冈又一座山冈，罗四维和张勇进还在嘀嘀咕咕、没完没了地争论着。

“你说农民落后，就是反对建立农村根据地，也就是反对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。”张勇进说。

“你认为我是来游山玩水的吗？”罗四维反驳道。



“人在山区，心在城市，还不是假的？”

“尊敬的程咬金，说话要有证据。”

“你做梦也想当哲学家、理论家。”

“这有什么不好哇？”

“好，好，等日本鬼子打到广西，骑在你的脖子上，看你还当什么哲学家、理论家去吧！”

“凭你程咬金，就可以建立抗日根据地了吗？”

“党不是要我们发动、组织和武装农民吗？”

“唉，谈何容易！”

“唉，老夫子，你还比不上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民粹派呢。”

争论到这里，忽地从树林里蹿出一只四条腿、黑糊糊的东西。

“老虎！”罗四维惊叫了一声，趴到地上。

“我的妈哟！”张勇进往后一仰，幸亏钟志一只有力的手支住了，才没有跌倒。

这是一只百多斤的老山猪，像一辆开足马力的坦克，在罗四维和张勇进之间，横蹿过山路，钻入灌木林中去了。

“山猪！好大的山猪！”林珊不愧是个先到山区的人。

大伙才放心地笑了。

“走吧，说不定会有真老虎呢！”林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。

“等一等！我的眼镜，我的眼镜呢？”罗四维还蹲在地上，伸开双手到处摸索。

林珊只好掏出手电筒，为他照明寻觅。

道路就那么一点宽，前头后头，两边小树草丛都找遍了，哪有眼镜的影子。

“兴许是山猪叼走了吧？”苏积福也说起俏皮话来。

大伙忍住笑，专心致志地寻找。

还是张勇进年轻眼利，他一把抓住罗四维的肩膀，伸出食指一顶，黑边眼镜便端端正正架在罗四维的鼻梁上了。

原来罗四维惊倒时，眼镜自动地滑到鼻尖上，惊魂未定，便到处寻找，他从未想到鼻尖上还承担着什么东西。



大伙边走边笑，只有钟志还忍得住。

好一会儿，罗四维才聊以解嘲说：“这叫做吃一堑长一智，不到山区不知山猪的可怕。”

林珊忍住笑说：“山猪有什么可怕？我刚来时，老乡还打死一只百把斤的，山猪肉味道可好啦！”

走不多远，天气突变，乌云满天，狂风夹着雨点打下来，闪电雷声一齐发作。

“快跑呀，下边山坳有间粥铺，赶去避雨吧。”林珊带头，大伙跟着跑起来。

这段路差不多有五百多米，大伙跑到时，已经给大雨湿透全身了。

粥铺不过是间茅草屋，三面泥墙，除了石砌的炉灶外，还有两条钉死的木凳，总算找到个避雨休息的地方。

罗四维摸一摸被淋湿的衣服问道：“半边天，还有多远？”

林珊掠着头发说：“还有十多里吧。”

罗四维焦急了：“你是江西老表吧？行五里，还有五里，五里五里又五里，唉，又下着雨……”

半边天的泼辣劲上来了：“我说的还是安慰话，前面还要翻过五座大山，红泥岭、走马嶂、吊罗山、尖峰顶、南屏山，怕也好，讨厌也好，革命道路就只有这一条。”

对半边天，罗四维不大敢惹，只好低头揩着眼镜。

“山多山高是好事嘛，中国革命力量，就是上山后发展壮大起来的。”钟志笑着安慰伙伴说。

张勇进接上说：“中国的武装斗争，是从井冈山开始的。”

“对啰。”钟志有意启发说，“毛主席给我们指明方向，路还得靠我们走，最宝贵的东西，还是自己从革命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和体会。”

谈论了一会儿，风雨已经过去，又是满天星斗了。

“坐着太冷了，动身吧。”

大伙刚背好背包，准备离开草棚。



“抓住！抓住！”草棚四周，忽地跳出二三十个拿枪的人，一片叱喝声。

“土匪！”这个念头在五个人头脑里同时闪过。

有武器的人，都掏出武器，准备拼杀出去，嘴硬腰软的罗四维已经筛起糠来了。

大伙望着钟志，因为他到底有点军事知识和对付坏蛋的经验。

外面大声骂起来。

一个中年人的声音：“吊那妈，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瞎了眼，红泥乡的路是你们走的吗？”

钟志答话说：“乡亲们，别误会，我们是好人，过路的。”

外面马上有人斥责说：“你们是好人里拣出来的，这条路就是不准你们走！”

又一个大声说：“二叔，别跟他们说废话。赶快把走私的黑货交出来！把日本货交出来！不交我们就开枪了。”

里面，张勇进扬起手枪对钟志说：“冲出去吧！”

苏积福附和着说：“对，我打手榴弹开路。”

钟志听了外面的喊话和低声议论，认真思索一下，心里有了点底，赶忙把手一按说：“不，先弄清是什么人，不能冒冒失失地乱打。”

对峙了几分钟，外面有个年轻人下令说：“出来！快出来！我们要搜查！”

钟志低声对有武器的人说：“把武器藏好，听我的号令行动！”

五个人鱼贯走出草棚。

“一个！两个！三个！四个！五个！没有了。”年轻人数完，接着问道，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钟志回答说：“走路的，到山里找亲戚。”

“为什么白天不走路？”又是那个发命令的说，“阿五，点火把照照看。”

火把照得通亮，五个人都看清了。

“啊！还有个女的，也敢走夜路？！”



林珊不服气顶了一句：“女人就规定不准走夜路吗？”

有人笑了起来：“是个指天椒呀！”

“搜查，搜查！看看有多少烟土和私货。”

第一个目标是罗四维。

一个中年汉子走近来，一把夺过他的眼镜骂道：“狗屎佬，准不是好货。”

“士可杀不可辱，”罗四维书生气发作了，“你们这些国民党，不打日本鬼，专干坏事，人民大众绝不饶恕你们。”

有人哈哈大笑说：“国民党算个卵？碰到我们，照样请他们吃卫生丸。”

“少废话！”一个粗壮汉子说，“把走私的烟土和日本货交出来，免得我们动手。”

“烟土？日本货？”罗四维一气之下，把背包丢下，把东西一股脑儿倒出来。除了衣服用品外，全都是书，大本小本，精装平装，红字黑字。

“朋友们，都把背包打开，谁想发财就拿走吧！”罗四维有点讽刺地说。

几个人觉得这样做也对，看就看吧，于是都把背包放下，把东西倒出来，跟罗四维一样，除了衣服用品外，也都是书本。

那个粗壮汉子惊奇地问：“你们带这些本本做什么？”

罗四维冷冷地说：“读书人不带书带什么？”

有人笑问道：“你们是丘九，是学生哥？”

林珊也笑道：“我们是丘十，是教书的。”

这两句惹得大伙笑起来，空气缓和多了。

那个发号施令的青年一直沉默地在旁边观察着，他忽然指着张勇进问道：“你身上藏着什么？肚子鼓鼓的。”

张勇进毫不掩饰说：“手枪！”

“拿出来看看。”

张勇进把上衣一撩，露出一支土造拉八。

“你们都有枪？”



张勇进大声说：“有！”

这是实在话，钟志有支左轮，林珊有支曲尺，苏积福有两颗石井手榴弹、一把匕首。

“啊！”这些拿枪的人有点吃惊了。

还是那个发号施令的青年开口：“把枪交出来，我们让开路给你们走。”

张勇进气呼呼地说：“人在枪在，要我们交枪？没有那么便宜！”

“不交就别想走。”

钟志说话了：“请问为什么要我们交枪？”

年轻人回答说：“我们是抗日游击队，要枪打日本鬼。”

张勇进反问说：“只准你们打日本鬼？别人就不能打吗？”

年轻人摇头微笑说：“你们能干什么？”

钟志仍然平心静气说：“请问你们谁是队长？谁是负责人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钟志恳切地说：“我们想见识见识，有些知心话跟他说。”

“有话就说吧。”

“不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”

“好吧！有胆量、不怕死就跟我来吧。”年轻人说着，领头就走。钟志他们胡乱收拾好东西也跟着走，这一群带枪的人，前呼后拥把钟志他们领出大路，转入山间小路。

虽有火把照明，路太窄太滑了，罗四维一连跌了好几跤，张勇进半扶半推着他走。

在这对“战友”背后，钟志悄声问林珊：“你看是些什么人？”

林珊沉静地说：“我听说这一带没有自卫团，没有土匪，没有国民党军队。”

“我看有点像农民自发抗日武装，要想办法搞清楚。”

走过几处山坳，转过一幅比较平坦的山坡，他们来到一间庙堂样的房子。

东西被拿到里面，人却留在山门外。里面灯火明亮，人声嘈杂，看来人是不少的。